

第五版

中國當代秘史 ③

中南海人事沉浮



香港文匯出版社 編印



中南海人事沉浮

目 錄

彭大將軍之死	雪寒 1
周總理加以保護	
對比將軍的信件	
不愧是將軍本色	
彭德懷的申辯與反駁	11
毛主席與彭德懷的談話(摘錄)	彭德懷追記 14
廬山會議後的彭德懷和毛澤東	景希珍 16
侄女回憶彭德懷罷官生活.....	彭梅魁 19
王光美談劉少奇	蕭慶璋 郭志坤 高文梅 21
最後的留言	
對《論修養》身體力行	
“客觀的歷史事實是否定不了的”	
“如果馬克思再給我十年時間.....”	
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	劉平平 劉源 劉亭亭 31
落入林江集團圈套	
大字報侮辱國家領導	
造反派衝進中南海批鬥	
紅衛兵圍攻中南海	
林彪欲處決王光美	
全家九口齊受株連	
劉少奇骨灰海葬內情	劉少奇外孫追憶 75
一封終於發出的信	陶斯亮 78
您的詩字字真切	

我的亮亮有愛人了	
您哭吧！媽媽	
爸爸，林、陳、江之流垮台了	
赴合肥接父親骨灰小記	陶斯亮 95
所謂“二月逆流”	聶榮臻 100
衛戍司令在“文革”中	董保存 103
一夜之間成階下囚	
轉移三十多位老幹部	
材料問題激怒江青	
衝“釣魚台”的真相	
要把保密員抓起來	
江青表演一場鬧劇	
“楊、余、傅”事件內情	紀希晨 124
追查魯迅手稿	
炮製楊余傅事件的原因	
沒有朱怎麼有毛呢	
楊成武不賣林彪的帳	
林彪宣佈調走傅崇碧	
老娘不是好惹的	
鄧小平江西“蒙難”記	裘之倬 150
周恩來給江西打電話	
建議鄧小平住在南昌	
鄧小平沉着堅毅	
主動要求參加勞動	
工友乾脆稱呼“老頭”	
從圍牆側開一道小門	
鄧從未出過廢次品	

陶排長為鄧修建廁所
工資突然少了半
卓琳追述鄧的病史
師徒倆很少串門
自我鍛煉天天步行
一家七口各一方
林彪不死 天理難容
寫了一封四千字的信
請求讓兒子到他身邊
從好奇轉為愛戴
全家動手種菜養鷄
卓琳與工友辭行

毛澤東南巡前後的“林家王朝” 211

葉、吳、邱密室策劃
毛澤東不信軍隊會造反
林彪決心破釜沉舟
葉群開始“抽鞭子”

林彪集團覆滅內情 邵一海 226

林彪的家庭沆瀣一氣
林彪把兒子送到空軍
林立果作“講用報告”
葉群促林彪下決心
為林立果找美女
林彪嘉獎慰問吳法憲
葉群聲淚俱下的表演
“聯合艦隊”蠢蠢欲動
林立果制訂“五七一”工程紀要

作出破釜沉舟決策	
江騰蛟的三種行刺方法	
準備南逃另立中央	
毛澤東突然離杭赴滬	
婚禮背後的巨大陰謀	
周恩來調兵遣將	
林彪叛逃的那一個晚上	
林彪一伙強行起飛	
周宇馳三人逃走	
陳修文英勇犧牲	
“聯合艦隊”全軍覆沒	
林彪出逃前夕目擊記	張寧 307
林彪墜機內情及對外交涉經過	許文益 310
蒙古副外長緊急約見	
當機立斷啓用專線電話	
國內指示大使親赴現場	
機毀人亡的慘象	
按蒙古習俗埋葬遺體	
與蒙古方面談判	
總理親自聽取匯報	
飛機有操縱地降落	
林彪叛逃事件補遺	符浩 330
機毀人亡絕妙下場	
賞玩詩字 鬆弛神經	
研究飛機怎樣墜毀	
活捉“四人幫”內情	339
毛澤東瀕留時遺言	

支配十億人命運決策	
中央警衛團執行命令	
王張姚三人束手就擒	
江青又哭又鬧	
審判“四人幫”的台前幕後	伍修權 359
江青坐牢也不忘打扮	
江青生怕漏聽起訴書	
立即給江青扣手銬	
華國鋒下台前奏曲	陶鑑 張義德 戴晴 365
“兩個凡是”的提出	
《光明日報》文章發表經過	
《紅旗》奇怪的沉默	
譚震林文章被阻發表	
《紅旗》院內有大字報	
汪東興批評《中國青年》	
各路“諸侯”陸續表態	
胡耀邦發病和搶救經過	趙傳立 李尚志 393
臉色蒼白額頭滲汗	
估計心肌壞死嚴重	
手一鬆再也沒甦醒	
耀邦家庭靈堂弔唁活動紀實	孟曉雲 王楚 399

彭大將軍之死

雪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都的一個冬夜，永興巷七號的彭德懷住宅，被來自北京的負有特殊使命的紅衛兵包圍了。

身經百戰、突破過敵人無數次圍困的彭大將軍，從來沒有遭遇過這樣一種性質的包圍。

紅衛兵們翻牆而進，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懷帶往北京。

北京，黨中央的所在地，沒有甚麼可以畏懼的。彭德懷隨紅衛兵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鐵骨铮錚、耿然直言的彭大將軍被揪回北京。

那個年月的北京，北京的那個年月，中國共產黨賴以生存的路線、政策和作風，在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他們操縱的“中央文革”的橫掃下，已經殘缺不全了！

彭德懷同志當時所以在成都，是因為他擔任了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的職務。一九六五年由黨中央、毛主席批准任命。此外，他當時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人所共知，彭德懷自一九五九年被罷官以後，在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的清王朝莊園裏住了六年。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任命他為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的時候，毛澤東同志請彭德懷同志到中南海住地，長談了五個多小時，並共進午餐。

會見一開始，毛主席說：“早在等着，還沒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着，你這個人有個犟脾氣，幾年也不寫信。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會就來參加。周總理因去接中南海人事沉浮

西哈努克，故不能來。我們一起談談吧。”

彭德懷講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他信守的三條：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做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今後工作是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毛主席隨後談到對彭德懷的任命，說：“現在要建設大小三線，準備戰爭。西南投資最多，是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是適當的。將來還可帶一些兵去打仗。……你還是去西南吧！”最後，毛澤東同志着重說：過去的事一筆勾銷；要向前看；讓歷史去做結論吧；真理也許在你那一邊。

雖然，受命於困難之時，彭德懷同志顧全大局，堅持工作。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他跑了二十多個縣市、十五個廠礦企業，走遍了從四川西部的金沙江到貴陽之間的廣大地區，視察了邊遠地區的幾乎每一個重要的工廠、礦山、水電站。他一天也閒不住啊！這位軍事統帥，想安下心來，在經濟建設上鑽進去。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的“橫掃”之風平地而起。

林彪挖空心思，甚至在姓名上做文章，說：“你們知道彭德懷的原名是甚麼？叫彭得華。他從小就有野心，想得中華。”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馬上附議；王力、關鋒一哄而起。

有後台撐腰，戚本禹親自給當時北京名噪一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打電話，說：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們可以派學生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冬天，區區戚本禹的一句話，就可以隨意剝奪聞名於世的一位著名軍事家和政治家的人身自由！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的一些紅衛兵把彭德懷從成都押到北京火車站，並立即向戚本禹報到。當時，戚本禹作為“中央文革”成員正在人民大會堂開“碰頭會”，他眉飛色舞地向會議通報：“海瑞”由紅衛兵押送，已經到達北京站。

周總理加以保護

周恩來總理站了起來，說：這件事，由我來處理，由我派人去接。周總理隨後離開會議室，親自作了安置。

雖然是錯綜複雜的處境，周總理爲了保護黨和國家的棟樑，盡着自己可能盡的努力。

因此，從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上半年，雖然，暫時被監護起來，彭德懷還沒有受到後來遭到的那種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殘。

但是，江青、康生之流正在窺伺方向，戚本禹、關鋒了解主子的意圖，也正在想方設法要把威震敵膽的元帥整倒、搞垮。

說戚本禹、關鋒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的小爬蟲，是貼切的。在陷害彭德懷的醜劇中，戚本禹、關鋒張牙舞爪、爬在前頭。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文革”剛揭幕，戚本禹、關鋒就寫信向江青、康生、陳伯達三人獻策。這封信說：

“我們覺得，分配給彭德懷做這個工作（指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是不恰當的。據我們了解，彭德懷到三線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常的活動。因此，我們再一次提出意見，希望中央考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

“從這次文化大革命揭發的許多事實看，彭德懷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爲了在廣大群衆中揭穿他的醜惡面目，爲了徹底清除這個隱患，我們希望，中央能够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衆中公佈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由於這場奪權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我們推翻一個地方的、部門的反動政權的鬥爭。因此，必須當機立斷，採取斷然手段，和平過渡，是不行的。”多麼難得、多坦率的反面教材啊！

彭德懷的存在、他的活動、他的品德，使竊國作亂之徒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在廣大群衆中，彭德懷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幟、

真理的旗幟，用他們的話來說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因此，要進行他們的“奪權鬥爭”，必須使用野蠻的法西斯手段，而且，事不宜遲，這就是所謂“當機立斷，採取斷然手段，‘和平過渡’是不行的”。

一九六七年初，戚本禹還單獨用密件給他們的“旗手”江青寫信一封，把“紅衛兵從西南帶給我的一件關於修正主義份子彭德懷的材料，送上，請參閱”，“彭德懷的這個兩面派談話，欺騙了一些幼稚的學生（彭德懷在談話中公然露骨地為朱德、鄧小平吹噓）。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北京的學生已經做了鬥爭的準備”。

儘管惡言相加，人們仍然可以從戚本禹的這封密信中感到，彭德懷言行中滲透的“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的作風”（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評語）仍然深受群衆的尊敬，特別是在“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之毒霧瀰漫中華的時刻，他的堅毅冷峻的面容，剛直不阿的品格，使得小丑、侏儒們恨得牙癢癢，非要置彭德懷於死地，踏上幾隻腳，才能放心。

對比將軍的信件

可是，儘管處境危難，彭德懷的憂國憂民之心，仍然沒有放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引起他的注意。這天，報紙上發載了一條消息，講到國際市場上銷售鎂的情況。

彭德懷聯想浮翩，欣然命筆：

總理：

前日閱《人民日報》……，因而記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礦廠（安順場下游二十公里）考察時，該廠礦渣很多，堆積大渡河兩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種礦渣中含大量鈣鎂，其次是磷，還有其他礦

物質。加工後即成鈣鎂磷肥，用於農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礦渣（礦餘）佔百分之九十五，年可產四、五十萬噸，設備簡單，成本當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擱置。小事情本不應打擾您，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順祝您永遠健康。

石穿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晚

石穿，彭德懷的號，是他青年時從石洞中滴水石穿得到啓示而自取的。這種精神，本來是會感動到上帝的（如果有的話）。但是，在橫掃“牛鬼蛇神”的年月，生產、農肥，是難以提上日程的。

一九六七年夏，一個難熬的酷暑。

七月十二日，康生、陳伯達、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人，下達了折磨彭德懷的信號。

戚本禹口沫橫飛：“你們要彭德懷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應當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不能對他客氣。”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又對彭德懷專案組惡狠狠地訓話：“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彭德懷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沒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動物、昆蟲都有保護自己的本能，何況這些吃人的野獸。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

彭德懷“沒有死”，他們絕不甘心。

他們非要把彭德懷“打翻在地”，才善罷甘休。

就在康生、陳伯達支持戚本禹講話幾天之後，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韓愛晶有恃無恐，在北航開會揪鬥彭德懷；年近七旬的彭總，被“打翻在地”七次，遍體鱗傷，慘不忍睹。

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警衛戰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報告。不需要任何修飾和添加，讓十三年前的原始記錄來控訴吧！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



■ 毛澤東、鄧小平、李先念、陳毅和彭德懷在一起（一九五八年）

“問韓愛晶有甚麼武鬥，他說，中央文革小組講‘不要武鬥，但對群衆不要限制過多（意不大武鬥即可）’，並說總理的‘五不’指示是過時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七月二十二日，衛戍區又向上反映，彭德懷被毆打後，“胸部疼痛，呼吸困難，痰吐不出來，不吃飯，不起床。據醫生初步檢查（未透視），可能有些內傷。”

這個“革命”，哪裏有一分一厘一毫“文化”的氣味呢？甚麼“觸及靈魂”！彭德懷同志的頭部、胸部何止被“觸及”，他的肋骨被打斷了兩根。

請看一份《關於彭德懷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監護情況》的記錄吧！

“自十九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我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到二十二日精神稍好，起來後有點發牢騷，不斷出長氣……而又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二十日說：‘今天胸部疼的面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不愧是將軍本色

濁浪排空：方顯出英雄本色。

在批鬥時，彭德懷經常昂着頭，有時露出輕蔑的冷笑。

“抗日戰爭時期你幹了甚麼壞事？”批鬥會上有人責問。

“打死了幾萬日本兵。”彭總回答。

“你為甚麼反對毛主席？”

“我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無話不談。”

姚文元發表了顛倒黑白的《論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要他寫認罪的讀後感。彭德懷同志說：“姚文元發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寫不寫也是我的自由。”不久，他提筆給姚文元寫信：“姚：讀三日人民日報《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大作後，紅衛兵要我表態。……如果照這樣宣傳有益，就這樣宣傳吧。如果需要更實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給一些材料。”

多麼辛辣的諷刺！多麼難得的回敬！

近半個世紀來，彭總率領千軍萬馬，南征北戰，國內國外，甚麼敵人沒有見過！從一九二八年領導的平江起義到長征路上的三軍
中南海人事沉浮



■ 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安徽視察

團總指揮，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和解放戰爭歲月的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和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還有朝鮮戰場上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蔣匪、日寇、美帝，都不在話下，何況這些魑魅魍魎。

林彪、江青一夥狂怒了。

他們利用黃永勝控制彭德懷專案組的權力，不惜要把這位“一生戎馬無暇日”的元帥置於死地。

在黃永勝指使下，“彭德懷專案組”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寫了一個所謂《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說甚麼“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繢繢、證據確鑿。在被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

身剝奪公民權利。”此件在開頭寫道：“永勝同志：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指示，現整好呈上。請審示。”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大筆一揮；“同意”。

滿紙的謊言啊！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彭大將軍，不是墨寫謊言所能掩蓋的！

狠毒的迫害啊！從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刻，彭總加入黨，領導了永留史冊的平江起義，在漫長歲月裏，參與領導了一系列震驚中外的戰役和戰鬥，他是不可能從人民的心上被“開除”掉、被“剝奪”掉的！

一九七三年春末，彭總大量便血，最後診斷為直腸癌。

精神和肉體的摧殘，長時期的冤屈得不到申訴，怎麼能不導致絕症呢？

在死亡的威脅面前，他還在想為人民盡一點義務。

他打了腹稿，準備總結軍事思想，把他經歷的軍事生涯加以提煉、概括。

他關心國防科研，一再惦念：“我們的國防科研不搞上去，要挨帝國主義打。”

他對親屬說：“我這個病，治不好，可以作為醫學解剖，研究癌症，最後為人民盡一點力。”

一九七四年夏，彭總病危，癌細胞擴散到肺部、腦部，引起了劇烈痛楚，他喊出，“還不如給我一條槍。”但是，沒有人給他打止痛針。

他珍惜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榮譽，甚於自己的性命，說：“我從來不怕死，現在問題沒有搞清楚。”

他一再發出內心的呼喊：“歷史是最無情的。歷史將會審判他們，也會對我作出正確的評價。”

對於這聲震屋宇的呼喊，沒有回答。

他深知有奸臣、壞蛋潛伏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層，一再用隱晦的

話對他的侄女彭剛、彭梅魁說：“你們要記住啊！我是被國民黨特務害死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彭德懷同志含恨去世，終年七十六歲。

在近半個世紀的鬥爭中，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連敵人的子彈也長着眼睛，沒敢動他一根毫毛，但今天卻被自封為“無產階級左派”的兇犯們迫害致死。

他們懼怕彭德懷的名字，蓋在他遺體上的白單上寫着：“王川”。他們懼怕彭德懷的一切，連他在獄中、病榻上讀過、批注過的十二本書，包括《反杜林論》，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淒然淚下的是，連火化遺體的費用，也從彭德懷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

這風雨如磬、天低雲暗的最後歲月，人們不應該忘卻。

彭德懷同志生前要求而無法實現的實事求是的結論和公正的審判，在他去世之後五年多的今日，終於姍姍而來了。

十二月五日下午，第二審判處對陷害彭德懷的罪行進行法庭調查時，當時，負責管彭德懷專案組的黃永勝百般狡辯，一會兒說他記不得了，一會兒說專案是江青負責的，推卸他應負的罪責，引起了旁聽席上的一片憤慨。

石穿！石穿！彭德懷一生懷抱着穿石的恒心，終於滴水而石穿了。經過十多年漫長歲月，人民終於打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頑石，取得了公審這一伙罪犯的權利。

一生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你可以安息了！